

天下霸唱 作品

人点烛，鬼吹灯 · 摸金符，寻龙诀

MO JIN XIAO WEI

# 摸金校尉 之九幽将军

· 电影 ·  
《鬼吹灯之寻龙诀》  
12月18日  
全国公映  
敬 / 请 / 期 / 待

寻龙摸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  
关门如有八重险，不出阴阳八卦形

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MO JIN XIAO WEI

# 摸金校尉 之九幽将军

天下霸唱 作品

 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· 北京 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摸金校尉之九幽将军 / 天下霸唱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80256-937-9

I. ①摸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3549号

---

责任编辑: 孙平平 李 群

装帧设计: 郑金将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[www.qypublish.com](http://www.qypublish.com)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[qunyanCBS@126.com](mailto:qunyanCBS@126.com)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38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937-9

定 价: 39.80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录  
Contents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崔老道射天狗 / 001 |
| 第二章 | 会鼓的宝画 / 015  |
| 第三章 | 秦王玄官 / 029   |
| 第四章 | 阎王灯笼 / 044   |
| 第五章 | 九幽将军 / 059   |
| 第六章 | 死海幻日 / 076   |
| 第七章 | 西夏妖女 / 088   |
| 第八章 | 抛尸庙下 / 103   |
| 第九章 | 沙漠中的鱼 / 118  |
| 第十章 | 死亡是一条河 / 134 |



第十一章 密咒伏魔殿 /145

第十二章 活人变鬼 /159

第十三章 摩尼宝石 /176

第十四章 照破一切无明之众 /192

第十五章 灭尽一切无明之暗 /208

第十六章 宝藏 /224

第十七章 真相 /233

第十八章 水池 /241

第十九章 魔窟 /255

第二十章 升天 /264

下部预告：『摸金校尉之拘尸法王』

第一章 妖女传说 /272



## 第一章 崔老道射天狗

### 1

老早以前，还有皇上的时候，北京城九座城门各有一个镇物。阜成门的镇物，是个刻在瓮城门洞左壁上的梅花。因为阜成门运煤的多，城下住的全是煤黑子，很多拉骆驼的苦力也在那儿住，没几处像样儿的屋子，净是“篱笆灯”。篱笆灯可不是灯，穷人住不起砖瓦房，竖几根木头柱子，搭上大梁，挑起个架子，屋顶铺草席子，秫秸杆儿涂上白灰当墙，人住在里边，这叫“篱笆灯”。

穷苦力住的“篱笆灯”当中，有个摆卦摊儿的。算卦的先生三十出头，本是传了多少代的财主，积祖开下三个当铺，一个当古董字画、一个当金珠宝玉、一个当绫罗绸缎，可是传到他这儿落败了，万贯家财散尽，携儿带女在京城卖卦，凭胸中见识对付口饭吃。

在他对面，是个补靴的皮匠，三十上下的年岁，脸上是虎相，老家在山西，

拉了一屁股两肋都是饥荒，迫不得已到北京城搬煤，连带缝鞋补靴，成天起早贪黑，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打算存几个钱，给老婆孩子捎回去。算卦的心眼儿好，见皮匠无依无靠，赶上阴天下雨摆不了摊儿，总让皮匠到他家中吃饭过夜，一来二去，两个人有了交情。

有这么一天，皮匠从他老乡手中得了一件宝物。他那位老乡是个掏坟扒墓的贼，前不久掏出一个翠玉扳指，溜光碧绿。清朝王公贵族骑马射箭，手上都有扳指，一般人可用不起。东西是好东西，又急等用钱，有几个钱好出逃，可是天子脚下，王法当前，谁不怕吃官司？一时找不到买主，只好来问同乡。皮匠以为有机可乘，拿出辛辛苦苦攒了三年的血汗钱，换了这个扳指。他也不摆摊儿了，一路跑来找算卦的。关上大门，他让算卦的点上灯烛，从怀中掏出个布包，里外裹了三层，一层一层揭开，一边揭开布包一边说：“我一个臭皮匠，在北京城举目无亲，多亏老兄你看得起我，一向没少关照，正不知如何报答，天让我撞上大运，从盗墓贼手上得了个扳指。这个东西了不得，清朝十大珍宝之一，老罕王统率八旗军进关，一马三箭定天下，扣弦用的扳指！”

算卦的吓了一跳：“从墓中盗出当朝王公的陪葬珍宝非同小可，须知皮肉有情，王法无情，北京城中做公的最多，万一让眼明手快的拿住，那可是全家抄斩灭祖坟的罪过！”不过在烛光底下，往打开的布包中看了一眼，他倒放心了，对皮匠说：“你啊，赶紧出去买块冰，镇上它！”

皮匠直纳闷儿：“怎么个意思，要冰干什么？”

算卦的说：“买打眼了，冰糖做的，不拿冰镇上，不怕化了？”

北京城到处是“撂跤货”，纵然是活神仙，你也保不齐看走了眼，以为捡个便宜，到头来只是吃亏上当。皮匠挣了三年的钱全没了，他为人心窄，一时想不开，出去跳了护城河。

算卦的追上去，找人借来挠钩，将他拽上河，好说歹说一通劝，又拿了

几个钱给他，罢了他寻死的念头。转眼进了腊月，皮匠拜别算卦的，回老家过年。再说算卦的买卖也不好做，听说山西的布又结实又便宜，想去趸一批布，趁年底多挣几个钱，打定主意，他也带上盘缠去了山西。

岂料赶上打仗，耽搁了十来天，半路又撞见乱军，他慌不择路躲进荒山，走了几天不见道路。说话到年三十儿了，但见铅云密布，朔风一吹，漫天飞雪，山峦重叠，旷无人迹。算卦的又冷又饿，走也走不动了，以为要冻死在这儿，却见风雪中有个破瓦寒窑，可能住了人家，隐约透出灯火。他见了活路，抢步上前叫门。屋门一开，出来个人，万没料到，住在这儿的竟是那个皮匠。

皮匠见是算卦先生，一脸饥寒之色，忙将他让进屋，烧了热汤给他喝下去，算卦的这才还阳。二人说起别来情由，各自唏嘘不已。皮匠叫出老婆孩子给恩公叩头，他老婆是一般的乡下女子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孩子大约七八岁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小名虎娃，见了生人也不好意思开口。

算卦的一路逃到这里，带的东西全没了，一摸身上还有一小块碎银子，北京人讲究礼数，过年见了小辈儿，总要给几个压岁钱。算卦的没有别的东西，拿出这块银子给虎娃，虎娃摇头不要。

算卦的对皮匠说：“你看你这孩子，多大的规矩，我给他银子还不要。”

皮匠告诉虎娃：“你叔又不是外人，给你银子你拿了也罢。”

虎娃仍是摇头，不肯伸手接银子。

皮匠说：“你娃没见过，解不了这是啥，这叫银子！”

虎娃说：“这东西有的是，我要它干啥。”

皮匠说：“憨娃，啥话都说，如若有的是银子，你爹和你叔还受什么穷？”

虎娃说：“真有许多，前几天上山捡柴，见到一个山洞，里边全是这东西。”

皮匠和算卦的半信半疑，当天吃罢晚饭，安歇无话。转过天来，风雪住了，皮匠让虎娃带他们俩去看。打村后上山，逶迤行至一处，见那半山腰上，埋了一块石碑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石碑当中已经裂开，周围长出了蒿草，遮挡



得严严实实。虎娃拨开乱草，下边是个墓穴。皮匠让虎娃等在外边，他和算卦的点起火烛，拎了柴刀，一前一后进去，举火一照，石碑内侧有字——“遇虎而开，有龙则兴”。二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均是作声不得。又见四个躺箱，箱盖半开，抚去尘土，里边放得满满当当，全是金银元宝，看得二人眼都直了。墓穴中并无棺材，仅有一具枯骨散落在石台之上，不知是何许人也，旁边摆了一个皮匣子，积满了灰尘。

二人望枯骨拜了几拜，上前打开皮匣子，匣中是一卷古书，页册陈黄，残破不堪。

皮匠认不了几个大字，只顾去看躺箱中的金银，他对算卦的说：“天让我父子俩发财，当初不是老兄你救我，可不会有我的今天，四箱金银，应该你我二人均分。”

算卦的一抬头，借烛光看见皮匠的脸，分明是只恶虎，要吃人似的。

算卦的是明白人，常言道“说话听声儿，锣鼓听音儿”，皮匠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他可全听出来了。算卦的心中一掉个儿，忙说：“老弟你这是什么话，不是你收留，我也在山上冻死了，所以说你不欠我的。既是你儿子找到的古墓，里边的东西，都是你家的，命该如此，岂可由人计较。”

皮匠再三说要平分：“多少你也得拿几个，不拿你是看不起我。”

算卦的只好说：“干脆这么着，四箱金银全是你的，匣中一卷古书给我。”

皮匠问他：“书中有撒豆成兵的道法不成？”

算卦的在烛光下翻了一翻，尽是寻龙之术，看来古墓中枯骨，生前是位“天官”，当地一直有“天官”的传说，等同于有道的真人，明晓八卦，暗通阴阳，有寻龙之术。

皮匠没见识，他是“井底之蛙，所见不大；萤烛之光，其亮不远”，一看不是神通道法，他也不打算要了，正好分给算卦的。古墓中出来的东西，怎么说也犯王法，分给算卦的一份，不至于给他出去，他落得安心。

二人说定了，又对枯骨拜了三拜，扒土掩埋，搬取四箱金银下山。那会儿说的躺箱，乃是乡下放在炕上的大箱子，一头齐炕沿儿，一头顶到后墙，塞得下两个大人，装满了金银，直接搬可搬不动，俩人一包袱一包袱往下背，背了好几天才背完。算卦的不敢久留，别过皮匠，连夜上路。回到阜成门外，他心里还在后怕。他是宅门儿出身，老娘生他之时，梦中有虎来夺，未卜吉凶，因此他单名喆，字是“遇虎”，石碑上刻的前半句“遇虎而开”，指的不是他又是谁？他也看出皮匠是什么人了，穷的时候怎么都行，这样的人你别让他看见钱，见财起意，没有干不出来的事情。

回去之后，他仍在阜成门算卦，没买卖的时候，他翻看古书，一字一句暗记在心，末页仅有四句：“要寻真龙观真形，阴阳卦数胸中藏。六十四卦无从认，只恐寻龙到此穷……”下配卦图，皮匣子中还藏了一枚官印，上有两行古篆“天官赐福，百无禁忌”。

他是有慧根的人，别人看不明白，到他手上一目了然，可也不知寻龙之术的来头。打这儿之后，他不光算卦了，还给别人看风水，说得上阴阳有准，在北京城的名头不小。

怎知有这么一天，皮匠又来找算卦的，说是发财之后，活人该有的他都有了，说不尽有许多快活，又想起了列祖列宗，不仅要造祠堂，还要迁动祖坟中的棺材，来请算卦的给他找块风水宝地。

算卦的听外边人说“皮匠为富不仁，贪得无厌”，不打算再同此人往来了，可又惹不起这位。他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一分宝地一分福，福分不够占不住。无福之人，祖坟埋在什么地方也没用。你可想好了，如若当真要动祖坟，将来你还得多行仁义。不必远寻，你们县城东边的山就是条龙脉。迎神避鬼，坟不定穴，你迁出棺材不要妄动，按我说的时辰抬棺出去，只管往山上走，几时抬棺的绳子断了，棺材落地之处，即是龙穴！”

皮匠问算卦的要了时辰，回去准备，抬出祖坟中的棺材，供入祠堂。迁坟动土，相当于二次出殡。他财大气粗，为了摆这个排场，提前将吃白饭的都找齐了。祠堂前搭棚、念经、做法场，请来名馆“聚合顺”置办丧席，一摆几十桌，流水的席面儿，换人不换席，哪怕不相干的人，只要进棚磕两个头，上了桌可以随意吃喝。又找来一百多和尚、老道，还有尼姑、喇嘛，念五捧大经，开水陆全堂的法会。

二次出殡，前后折腾了一百多天，按说好的时辰抬棺出城。老例儿讲究“换坟不换棺”，棺材不能打开，以免惊动先祖，只做了一个大棺罩，佩以云纹海饰，掐金边走金线，再坠上金穗，要多气派有多气派。当时抬棺罩，六十四个杠夫抬已经很可观了，他让用双杠，一百五十个杠子手轮换抬棺。道队前边开路的有旗锣伞盖、金瓜斧钺朝天镗，又有两列吹鼓手，不多不少一百单八个童男童女，个个手捧香炉，香烟缭绕。再后边是打丧谱的，以前常说“摆谱”，那位问了：“谱是什么玩意儿？”近似官员出巡队伍中打的木牌，上写“肃静、回避”，还有官衔之类，俗称“官谱”，也叫官架子。丧谱是彩谱，木头牌子涂了金粉，两旁挂有灯笼穗子，上写名姓、道号、生辰，以及诰命归天的时日。在以前来说，有道号可以升天，他祖上一个比一个穷，仅他祖父有口棺材，其余的全扔在荒山喂了野狗，大名都没有，哪有什么道号，这也是后来使了钱请人封的。千八百人的道队前呼后拥，抬上大棺罩，出了县城往东走，大张旗鼓，威风抖了一地。

县城东门外是座山，没有多高，山势平稳。道队将棺材抬到山坡上，忽

见抬棺的绳子断了，当即挖个坟穴，埋下棺材。应了阴阳风水中那句话“有地非人不下，有人非时不下”。这句话怎么说？有了风水宝地，没合适的人埋不得。有了合适的人，没有合适的时辰也埋不得。合该皮匠有这个时运，他祖坟的形势真是厉害，不是明眼人看不出来。会看的人过来一看，准得吓一跳。县城东边的山，形同一个座椅，正对县城东门。县城犹如一张摆开的供桌，老百姓在家生火做饭，等于是给他祖上这个坟头上供。一年到头，没有一天没供奉。在风水上来说，正好凑成了一个形势，这叫“日享千桌供，夜受万盏灯”。

书要简言，打从皮匠迁了祖坟，他算走了大运，干什么都发财，不单走财运，他还官运亨通，真得说是平步青云。到后来，他儿子也当了官，大请大受，飞黄腾达。可是俗话说得好——“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”，他这份贪心也往下传，他儿子比他还贪，钱越多越贪，心也越黑，转目忘恩，欺上瞒下，残害良善。爷儿俩担心祖坟风水让人破了，定下一计，要斩草除根。命手下人请来算卦的，去老家祠堂看风水，半路打了一闷棍，绑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扔进了黄河。

算卦的出去之前一再叮嘱妻儿：“皮匠这次找我，只怕凶多吉少。不是我给别人指点龙脉，不至于有这杀身之祸，我自作自受，并无怨言。你们赶紧躲到乡下去，埋了官印及古书，我的后人不准再吃看风水这碗饭，也不必给我报仇，不出三五年，仇家必有天报。”

不出他所言，三年过后，县城东边的城墙，年久塌毁，乱石堵上了城门。那个地方很穷，官面儿上拿不出银子再造城门，好在东边全是山，没什么人往来，其余三座城门够用了，东门堵死了也不理会。怎知城门这一堵死，挡住了供奉，皮匠家势一落千丈，人坐在屋里觉得喘不过气，他和他儿子的官运也到头了，问了个欺君犯上的罪名，满门抄斩，祖坟都给平了。

至于算卦的后人，一直住在乡下，家里边再穷，也没给人找过龙脉——

白家老祖先有这么个传说。传到白半拉那辈儿，官印和古书仍埋在老家，始终不敢用。白半拉有个结拜兄弟，人称“瞎老义”，师从打神鞭，他师爷金算盘，师祖张三太爷，全是赫赫有名的摸金校尉，论起倒斗的勾当，没有他不会的。不过瞎老义眼神儿不行，大白天出门，他也能撞上墙，吃不了这碗饭。

瞎老义听白半拉提及祖上的遭遇，他说：“你先祖传下的这叫《陵谱》，又叫寻龙诀，可不是江湖上给人看阴阳风水的手本，此乃发丘摸金之秘诀，我师祖张三太爷传下的也不如你这个全，那才十六字应十六卦，这可是六十四卦应六十四字。印叫发丘印，乃先天至宝，岂可使之埋没俗尘？阴间取宝的勾当一个人不成，非有三五个好汉方才做得，多也无用。你上我这儿入伙，凭你我二人的胆识和本领，出入阴阳，如履平地！”

白半拉那会儿穷得快揭不开锅了，任凭瞎老义死说活劝，他也没动心。不是不想发财，也不是没有那个胆子，为什么呢？那要往前说了，当初他十来岁，还是个小半拉子，无亲无故，逃荒到辽河边上，替东家放牛为生。当地管半大小子叫小半拉子，意思是干半拉活、吃半拉饭。他这个东家，虽说不是大地主，但也有几垧地、两头牛和几匹骡马，找个小半拉子，让他白天放牛，夜里给牲口喂草料，管他一天两顿饭，上半晌吃干，下半晌喝稀。东家住一个场院，土坯屋子土坯墙。西首紧挨一座镇河殿，殿中供的是龙王爷，久无香火，挂满了尘土蛛网，外边檐脊塌了一半。殿宇虽然破败，可是传说这里头有仙家。

东家是外来户，不信那套，又要占便宜，扩大场院之时，他借镇河殿后墙接出两间土坯房。殿墙是砖墙，土坯房是土墙，三面土墙接一面砖墙。反正不住人，当成个柴房，他也不怕塌了。柴房前做了个鸡窝，养一窝鸡，天天下蛋。东家一天光捡鸡蛋，也有二十来个。柴房角落有口大瓮，鸡蛋放在里边。怕有野狸来吃，瓮上放了盖子，又拿石头压上。可煞作怪，转天去看，瓮中的鸡蛋全不见了，只留下几片空蛋壳。

自打有了柴房，东家放在瓮中的鸡蛋，没一个留得住。那瓮又大又深，狸猫掉进去，它也爬不出来，又用一块大石头压上，什么东西能把鸡蛋拿出来？

开荒种地的人家，不干活儿不吃干，不过节不开荤，接二连三丢鸡蛋，那可是不叫小事儿。东家坐不住了，天黑之后，他一个人蹲在柴房外头，等到三更半夜，听到里边有响动。堆柴草的土坯房，顶上搭的茅草棚，盖得没那么严实。东家扒在门上看，但见月色漫天，霜华遍地，一条大蛇正打屋顶上下来，见首不见尾，用头顶开瓮上的石头，一个接一个将鸡蛋吞下，绕在梁上摔打几下，吐出蛋壳，又从屋顶出去，转眼不见了踪迹。

东家全看明白了，吓得他身上根根寒毛倒竖，头上直冒虚汗。转过天来，他带人去镇河殿捉蛇，别人都劝他，那么大的蛇打不得。他根本不听，担心以后住不安稳，带上几个胆大的，拿了土铳进去，怎知从里到外找遍了，也没看见有蛇，仅在殿顶正脊下，找到个大洞。听附近的老乡所言，此殿辽代已有，规模宏大，当年香火极盛。很多上岁数的人都在这儿见过“蛇仙”，有时盘在柱子上，有时蜷在殿顶，碗口般粗，黑鳞金背，给龙王爷护殿有功，不曾为害。还有一个卖油炸丸子的老头说，他当年挑担子过路，看见一条长蛇在殿顶盘了三圈，将头探到东边的水坑中喝水。檐脊下的洞，兴许是个蛇洞，供护殿的长蛇往来。

过去的人，很少有不迷信的。东家是外来开荒的住户，听当地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儿，跟真的似的，免不了发怵，再让手下干活儿的去打蛇，可没人敢去了。他灵机一动，想了个法子，上外边找来个旋活儿的，拿木头旋了二十来个鸡蛋，皆与真的一般大小，涂上白粉，放在柴房的瓮中，上边仍用石头压好。

当天半夜，东家又趴在门外往里边看，长蛇从屋顶下来，吞下瓮中的木头鸡蛋，绕在梁上使了半天的劲。可是吃下一肚子摔不破打不碎的鸡蛋，能耐再大也吐不出蛋壳，急得到处乱撞。东家看得心惊肉跳，躲进里屋，不敢

再看了。天亮之后再去柴房，并未见到死蛇，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了。

转天一早，小半拉子去到河边放牛，见到长蛇死在了树下，绕树绕了好几道，肚子在树皮上蹭破了，二十几个木头鸡蛋掉了一地，到处有血迹。他于心不忍，挖开土将蛇埋了。却说这一天，闷热闷热的，到了晌午，牛都不吃草了，趴在河边凉快。他倚在牛背上坐地，不知从哪儿走来一个老头，看岁数可不小了。他见这老头不是生人，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

老头走到他跟前，也不说话，拿出条鱼给他吃。

小半拉子说：“我又不认得你，为何平白无故请我吃鱼？”

老头说：“你不用问，赶紧吃了！你吃下这条鱼，往后你可不是一般人了！”

### 3

小半拉子听得一头雾水：“不是一般人？我是二般人？”

老头说：“你吃了这条鱼，身上才有气力，等天黑了，你到镇河殿檐脊上去，三天饿不死你，三天过了你再下来。下来这条路，走到头是个金銮殿，金銮殿中上是君、下是臣，左是文、右是武，那里边该有你一个。可是有座塔，挡住了金銮殿，吃下这条鱼，你才过得去……”

小半拉子听不明白老头的话，正好肚子饿了，接过鱼来吃了几口。他这鱼吃了一半还没吃完，东家过来踹了他一脚，骂他不好好放牛，在河边打上盹儿了。他一惊而起，手中没鱼，面前也没有那个老头，原来做了个梦，可也不觉得饿了。赶上牛往回走，路过镇河殿，突然想起来，那个老头怎么长得跟供奉在殿中的龙王爷一样？他纳了一个闷儿，半夜起来，给牲口喂了料，登上大殿檐脊，往四下一望，看不出有什么不对，只是那天闷得出奇。

正要下去，但听远处一阵巨响，犹如十万军声，辽河发了大水。一转眼，洪峰已经到了，东家的屋舍、牲口，连同一家大小，全被洪水吞没，仅有镇河殿没让大水冲倒，迷信的老百姓以为龙王爷报仇来了。小半拉子躲在殿顶上，躲过了一劫。洪水三天才退，他这三天没吃没喝，也不知怎么挺过去的。

等到大水退了，他下来找吃的，走了很多天，可没见到什么金銮殿。后来听人们说起：“江湖上有个崔老道，算命算得很准。”他一个念头转上来，跑去找崔老道算了一命。

提起崔老道，先揭他一个底，天津卫城厢东头，有座很大的庙宇，俗称娘娘宫，供奉天后圣母老娘娘。庙大，供的神仙也多。正殿供天后圣母，前殿供韦陀，偏殿供四大金刚，还有子孙娘娘和眼光娘娘。一年到头，香火不断。

善男信女烧香还愿，那是各求各的。求子嗣的找子孙娘娘，犯眼疾的求眼光娘娘。烧完香撂几个钱，有的多，有的少，不在乎多少，可没有空手来的，这叫香火钱，又叫灯油钱。在过去，庙中有住持老道，专收这个香火钱。烧香的人越多，他挣的钱越多。他还把没烧完的半截残香收起来，卖给做香的，搓成整香，再摆到庙门前卖，净是没本儿的买卖。自古说“烧香不落神”，进庙之人有求而来，要显得心诚，必须挨个磕头，转圈上香，老娘娘驾前的童子也得敬到了。

那时候在娘娘宫当个庙祝，到处有进项，真得说是吃香的喝辣的，给个县太爷都不换。娘娘宫前殿、正殿，外带两边的配殿，香火一个比一个旺，后殿却没人去。两个原因，一来位置偏僻，二来后殿供的是位“王三奶奶”。你要说胡三奶奶、胡三太爷，不用问都知道是狐仙，城中还有胡三太爷庙，胡三奶奶是三太爷庙里的，与王三奶奶无关。至于后殿的王三奶奶是干什么的，还真没人说得上来。单看王三奶奶的泥胎塑像，既没有凤冠霞帔蟒袍玉带，也没有老娘娘雍容华贵的相貌，怎么看怎么是个乡下老妈子，太寒碜了。赶上初一十五开庙会，前边人山人海，挤倒了半边庙门，后殿也进不来几个



烧香的。

不知打何时起，官府立了一个规矩，安排火居道去后殿轮值。火居道是不住庙的道人，有家有口，平时不用穿道袍。一个火居道当值一年，轮到谁谁去。在这一年之中，后殿有什么大事小情，有多少进项，全是这个当值老道的，那也没人愿意去，只不过上有王法，不去要挨板子。

有一年，该轮到崔老道当值。他在后殿守着王三奶奶，垂头丧气，成天发愁，如果他人在外头，怎么都好说，下洼拾柴、偷鸡摸狗，不担心吃不上饭，可是守在后殿，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个进来烧香许愿的，西北风都没处喝去，一年下来，岂不饿死在这儿？

还得说崔老道主意多，他想来想去，想出一个法子。他寻思前边各殿香火极盛，皆因有灵有应。当真有灵有应吗？那也未必，不管你许什么愿，成了是有灵有应，不成告诉你是行善不够，可见灵与不灵全在其次，主要那个年头迷信的人多，托神附鬼，信什么的都有。你看前殿的韦陀，倒与别处的韦陀不同，泥像两手空空，怀中没有降魔杵。没了降魔杵的韦陀，还能叫韦陀吗？有人说是韦陀的降魔杵镇住了海眼，韦陀坐在上边，保佑这一方不发大水。这么一个民间传说，居然也让许多善男信女当真了。倘有王三奶奶显圣，还愁没人进来烧香？

崔老道有心让王三奶奶显圣，转天闹了一出。不到晌午，庙门前乱成一团。有个拉车的堵住庙门，扯开破锣嗓子，冲庙中乱喊。声称有个老太太，慈眉善目的，穿一件月白襟大褂，青裤子裹腿，七十来岁，身子骨还挺硬朗的，一大早叫了他的车，到庙里烧头香，说好了出来给他五大枚，可是这个老太太进了庙，到晌午还没出来。一家老小还等他挣了车钱，回家买棒子面儿，拉车的等不起，在庙门前嚷嚷开了，引来好多看热闹儿的围观。庙里住持老道出来，问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说那可奇怪了，一早起来到现在，他都在庙里，没见到有这么个老太太进来烧香。拉车的舍不得那五大枚，借链子锁上车，